

護國討袁幕後人物：

王伯羣與王文華（下）

何 輯 五

貴州政壇憶往之十二

黔軍入川兩大目的

黔軍之入川，有兩大因素：其一，段祺瑞畢竟組成所謂督軍團，壓迫黎元洪（時已繼袁世凱為總統），解散國會，國父南下號召護法，就軍政府大元帥職，出師北伐，文華響應之，此為入川之主要因素。其二，駐川滇軍既被迫撤離成都，向滇督唐繼堯求援，而唐亦求貴州派兵入川。熊克武時任重慶鎮守使，段祺瑞已派其得力心腹吳光新入川，克武對吳光新屈意逢迎，時有傳其變節事敵者，文華以其為革命老同志，應不至變節，當係兵力不足，為求生存之故，黔軍有援助他的責任，同時這也是響應護法的必要途徑。因此，請准劉都督，實行北伐援川。援川的黔軍，兵力三團，由袁祖銘任總指揮，由桐梓而趨綦江，猛撲重慶南岸之黃桷樑，吳光新的北洋軍在此頑抗，而黔軍勇猛衝擊，前仆後繼，銳不可當。熊克武綴其後，滇軍攻其右，北洋軍傷亡累累，屍如山積，終於潰敗，退出重慶。川軍周道剛、劉存厚也退出川南，護國軍奮日的聲勢復振。

熊克武與文華再次相見，更感文華之救助。會國父派章太炎入滇，令唐繼堯就川滇黔聯軍總司令，楊庶堪任四川省長，熊克武任川軍總司令，並促唐氏至川，主持北伐大計。熊克武則要求黔軍護送至成都，以重慶的稅收和盈餘，供黔軍餉糈及擴軍之用，以實行北伐或東下武漢之大計。時劉存厚雖自川南撤軍，但仍盤據成都，仍稱督軍，熊克武實力不足，故請求於文華耳。文華乃命袁祖銘移得勝之師，護送熊克武。劉存厚與周道剛所部，屢為黔軍所敗，周奔陝西，劉退川北，熊克武始得入成都，就任川軍總司令之職。

唐繼堯熊克武為人

實際上唐繼堯與熊克武都不是革命志士，而是自私的軍閥：唐繼堯至重慶，不就川黔滇總司令職，而自稱靖國聯軍，表示其不接受大元帥之任命，而獨樹旗幟，另開局面。當其至渝時，黃綾飾與，警蹕森嚴，一派帝皇氣概，此人若得意下去，必為第二個袁世凱無疑，故移川國會議員，都嗤之以鼻，不聽其號召，紛紛離渝而去。文

華亦以援助非人，內心至為憤慨。至熊克武在成都，盡食對黔軍的諾言，但乃擴充地盤與部隊，視若私人財產與政治資本，對北伐則毫不在意，觀望應付而已。以致省長楊庶堪忍無可忍，東奔文華，暫設省長行轅於重慶，執行省府職務。時為民國七年。文華對熊克武之負義背信，不與計較，為顧全大局計，暫駐重慶，靜觀變化。當時文華最担心的事，是唯恐黔軍久駐在外，以無所事事而軍心渙散，士氣消沉，乃舉辦訓練團，調各級幹部，輪流受訓，以保持新黔軍之銳氣。

但當時他另外關心的一件事，是所謂友軍或同志，其可靠性均成問題，將來大舉北伐時，最可靠的還是自己的部隊，因此在渝成立五個混成旅，以費居仁任第一混成旅旅長，谷正倫任第二混成旅旅長，胡英任第三混成旅旅長，張春浦任第四混成旅旅長，三家兄應欽任第五混成旅旅長，作為未來北伐的準備。

熊克武既任總司令職，以擴充地盤為目的，重慶為長江上游大商埠，貨物集散中心，稅收最豐，而在黔軍掌握，瀘縣為川南重鎮，亦為財富

地區，而在滇軍手中；心有不甘，乃於民國九年三月，以驅逐客軍為號召，向重慶黔軍與川南滇軍啓釁。熊克武之能入成都而就川軍總司令，完全由於黔軍的協助，對其恩將仇報，破壞國父的北伐大計，川軍中的革命同志，都不直其所為，川將領呂超、石青陽等紛起協助黔軍以抵抗之。於是文華復以袁祖銘為指揮，向成都推進，熊克武軍絕非新銳黔軍之敵手，成都不能守，乃退川北，於是呂超繼任川軍總司令，川局復定。

文華則在擴軍計劃完成，川局復定之後，痛感軍事器材之不足，乃以黔軍指揮之職，交袁祖銘暫代。他親赴上海，採購新軍器。或言文華之赴滬，是養病，以我所知，絕非事實。他的健康很好，在重慶時是如此，在上海時也是如此，他的赴滬，是有其革命任務的。

袁祖銘叛變下毒手

文華極重視袁祖銘，從上面多次的軍事行動中，都由袁任總指揮，足以證明這一點。但是袁的為人如何？文華却沒有注意到，在需才甚殷的情況下，用人惟才，任人不疑，這是未可疵議的。在另一方面看，也許這個袁祖銘，偽裝得很好，所以文華沒有發現他人格上的缺失。客觀上，用人重才而不注意其品德，是王二哥的大缺點，如上述彭團長的臨陣謀叛，衛隊團長的胡作非為，便是他沒有平時注意品德考察的結果。彭團長臨陣謀變的消息，幸而有人事先密告，否則即使他不能影響他的部屬，臨陣之際，遲緩其行動，或按兵而動，都足以影響湘西之役的勝利，其結

果必有不堪設想者。不料這一經驗，未能使文華對這一方面的注意，以致對袁祖銘的信任，造成了新黔軍的大變局，文華自己也遭到生命犧牲的大悲劇。

文華軍令嚴肅，疾惡如仇，而且威望極高，故在他駐節重慶的期間，袁祖銘雖有野心，不敢動彈。及文華去滬，袁某大權在握，他便利黨黨心，一方受北洋軍閥的勾引，收受重賄，反與吳光新合作；另一方面受到川軍方面的銀彈攻勢，在雙方利益之下，他便不顧文華交給他的任務，披隊回黔，而且還煽惑了谷正倫旅兩個團長及其所部，這兩個團長就是彭漢章與王天培，是谷旅的精銳。谷旅少了這兩個團，便成空架子。三家兄見大勢已去，在川不能立足，回黔勢無可能，乃遠走昆明以避之。但是袁祖銘趕盡殺絕，他深慮文華與三家兄的無恙，對他掌握黔局，前途可慮，於是他暗派殺手，分赴滇滬，追殺三家兄與文華。三家兄在昆明遭到劉宇佳賊黑槍的襲擊，便是袁賊的毒手，幸好他命大，受傷未及要害，經醫療後不久恢復健康，以後仍能貢獻其能力，為國民革命軍服務，建立不少軍功。今尚健在，已逾九十高齡；而文華則竟遭毒手，殞命於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品香飯店。

上海一品香飛黑彈

文華在滬，聞袁祖銘叛變，知已不能回黔。原來，在所謂迫宮事件發生，劉都督走昆明，黔省各界推文華為省長，至此省長一職，就落在袁祖銘手中，黔人雖不義袁某，但他軍權在握，也

只好聽其所為。時段祺瑞已在直皖戰爭中被曹錕與吳佩孚所敗，段氏垮台，北方已成曹吳的天下。袁祖銘乃投入吳佩孚懷中。皖系經此慘敗，所餘地盤，只有淞滬和浙江，及遙遠的閩南。淞滬護軍使何豐林，浙江督軍為盧永祥，閩南的部隊則為臧致平與楊純昭，福建督軍已由直系孫傳芳繼任，孫傳芳非消滅臧楊所部不可，臧楊南受粵軍的攻擊，北受閩軍的壓迫，不能立足，乃率所部投盧永祥，因而引起江浙的齊（燮元）盧之戰，這已是民國十三年的事了。

文華擴軍計劃，被袁祖銘的叛變所摧毀，乃南下廣州，謁國父。國父在計劃北伐，對皖系的孤立軍閥盧永祥擬作聯絡，而苦於無適當人選可派。文華至，大喜，即派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，代表國父，與盧永祥聯繫。永祥雅重文華，款談至協，同意與國父合作，共同討伐北方的直系和非法總統徐世昌。文華公畢回滬，在一品香飯店宴客。袁祖銘的殺手，即乘此機會，向文華狙擊，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，文華竟遭毒手。時為民國十年三月六日。惡耗外傳，黔人哀痛，如喪考妣，國父亦深為震悼，如失左右手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統一，追念這位對革命有大功勳的青年將軍，追贈陸軍上將，並明令褒揚，身後哀榮，實有足多。

唐生智捕殺袁祖銘

袁祖銘這個反覆無常的叛徒，其投吳佩孚，只是害怕他向黔進攻，不能保持祿位，並不是真心事吳，故北伐軍進入湖南，吳佩孚拚死抵抗於

鄂南的汀泗橋，袁祖銘並不聲援吳佩孚，反投向革命陣營，親率黔軍，向湘西進兵，以其師長周西城繼任省長，他們之間的條件，是出征黔軍所有的餉精兵源，都由周西成負責供應。時三家兄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，朱紹良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，對其來歸，希望他從此革面洗心，不再對國民革命軍攜貳，因此他很順利的得到黔軍總司令的官職，並自兼三十四師師長，其所部旅團長，都高升一級，計有黔軍第一師師長李燊，二師師長彭漢章，三師師長周西成，四師師長何壁輝，五師師長吳傳心，九師師長王天培，此外尚有川滇邊防軍，警衛團等三團，除周西成與邊防軍等仍留貴州外，其餘多數都隨袁祖銘入湘。他的行軍路線，仍是文華的舊路，一路順

沅江幹支流而下，其實這一帶只有幫會分子與土匪，並無敵軍，無所謂敵人，但是他居然以戰功自居，彭漢章王天培均獲升為九、十兩軍軍長，他傲視闊步，旁若無人。其進駐常德，依然是一副土皇帝的神氣，表示地盤與實力均已大增，將大有足為。完全是軍閥的頭腦，一點也知道革命主義與國民革命的任務。唐生智對他已經看不慣，朱紹良更深知其狼子野心的企圖，日後將為革命軍的大患。乃言於唐生智：臥榻之旁，能容他人鼾睡乎！唐默然以許之。乃以歡迎為名，設盛宴款待之。袁祖銘畢竟是一個大草包，不知道這會無好會，宴無好宴的故事，還以為唐孟瀛在巴結他，趾高氣揚的進入宴會場所。唐生智本擬在席間捕而殺之；但是袁祖銘倒還機警，一見空氣似不甚友善，乃乘間離去。唐派兵追之，袁情急

躍上民房屋頂。誰知道這所民房，年久失修，不能承受袁祖銘癡肥的軀體，因而下墜受傷，卒為湘軍捕獲而殺之。文華生後哀榮如此，而袁則遭受顯戮，相去殊有霄壤之別了。惡人有惡報，天理昭彰，寧不可信。

至王天培與彭漢章並未以袁祖銘之死而變節。在當時的形勢，即欲變節，亦不可能；故仍隨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進駐徐州。會孫傳芳部反撲，兩部不盡扼守待援之責，貿然退出。他們還以為和軍閥混戰時代一樣，進進退退，毫無所謂；而不知國民革命軍乃紀律嚴明，信賞必罰。以軍紀科彭王之罪，乃臨陣脫逃，是唯一的死罪。這兩個跟袁祖銘一樣的背叛長官，投機取巧分子，至此也得到應得的報應。

王伯羣與航空事業

伯羣大哥自護法之役，始終追隨 國父，他任過什麼職，有過什麼貢獻，我並不詳細。但有一事，我記得非常清楚，那就是民國十年， 國父命伯羣回貴州任省長之職。其時的貴州省長，是袁祖銘，不是有大軍護送入境。伯羣之就任貴州省長，決無可能；但伯羣慨然受命，經湘西的沅

陵，乘小木船西上銅仁，我是隨員之一。所謂隨員，只是極少的患難朋友。舟小不能忍耐炎熱的天氣，我因常在船頭納涼。行未數日，前方數百尺處，忽有槍聲數響。我是學軍事的，所以力持鎮靜，要小木船旁暫停，自告奮勇，手持白手帕，一面揮動，一面前進，高聲要阻路之人，出來答話。未幾，果有人前來，問我們是做什麼

的？我即稱是貴州王省長去銅仁，路經貴地，唐旅長生智知此路不靖，特派兩連部隊，隨後保護；他們因為人多船重，所以落在後面，但距離並不大遠。其實這是謊言，但其人聞之，色大變，揮手令迅速退回，否則必遭不測，其實這是專收買路錢的小股匪，聽到後面有保護部隊，知道我們並不是好惹的，因此也不敢攔船，但令我們退回而已。我因向王大哥進言：照此情形看來，我們前進，還不知道要經過多少險難；到達銅仁以後，進至省垣，已入軍閥的勢力圈，沿途伏養亦多；即使僥倖到達貴陽，袁祖銘大權在握，未必容許我們作任何活動，必難交出省印；為革命努力的途徑尚多，何必輕身涉險，為此萬不可能之事！伯羣總算聽了我的話，折向歸途。但是，無論如何？王大哥干雲的豪氣，是我所深深佩服的。後來國民革命統一全國，周西成已接受國民政府命令，張道藩奉命回黔，發展黨務，但為周西成逮捕下獄，擄掠殊苦。伯羣如果到貴陽，必受盡苦難無疑。因此，他對我這位年輕的小老弟之胆識，頗為賞識。我們之間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

攜蟹入川往說劉湘

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，伯羣出長交通部，他銳意要為國家做點事。時英美等先進工業國家航空郵件，已經相當發達。而我國尚無郵寄航空事業。時美國航空商人，願與我國合作，組織中國航空公司，開闢自上海至成都的航郵路線，此即所謂滬蓉線；德國也願意和我國合作，組織歐亞航空公司，由滬經黃河流域而至新疆。伯羣均竭

力促成之。但在滬蓉實施航行時，川將領竭力反對，其時駐防重慶者為劉湘系之王陵基部，并曾揚言：如有飛機至重慶，將於巫山高峯以砲擊毀之。因此，伯羣大感為難，知我和劉湘系軍人會有若干往來，專誠訪我，要我出任中國航空公司首任總經理，在親誼和友誼上，我是義不容辭，但是如何打開這個死結，也使我大傷腦筋，籌思至再，僅得一條路徑，那就是先與比較開明的劉湘協商，也許可以得到他的同情，由此而得到解決，亦未可知。因此，我先電劉湘，告訴他我要坐飛機看他，他覆電同意。當將交涉經過，詳報交部并即準備入川，那時候我的本職是監察院監察委員，責輕事簡，頗有逍遙自在之感。問我本心，我是一百個不願意，可是王大哥之命，我怎可不受呢？好在劉湘已經同意我坐飛機入川，事情總算已有一個好的開始了。餘下來的問題，我此次入川，到底帶些什麼東西為得禮？這個問題，雖甚簡單，但是如果帶去的禮物，不合他們的意，豈不要把事情弄僵！為此，我特別請教一位曾在四川總督府服務過的幕賓，請他指示途徑。據他的經驗，舊時到四川晉見總督的官吏常常攜帶陽澄湖大蟹，路途遼遠，到時死者已多，但川人仍視同至寶。我得此啓示，搜買了兩麻袋又肥又大的陽澄湖大蟹，外加上等洋酒數打，作列子的御空而去。坐飛機旅行入川，我還第一次，真可以說是開洋葷。劉湘在重慶接見我，一看到這麼稀世珍物，大喜過望，遍邀川軍重要將領，參加吃蟹大會，大家樂得笑口常開，垂涎欲滴。我看到大家如此高興，因向劉湘密言此來任務，他

非常慷慨地說：這一好事，絕無問題，在酒酣耳熱之間，劉湘婉言何某人此來的要求，是滬蓉航線在重慶成都降落問題，我已經同意了，大家不會反對罷！席間同聲贊成，於是我總算不負王大哥之託，辦成一次內交。我特別把這件事情的經過，詳細報告出來，並不是誇我的才能，而是表示辦事情雖細微末節都要注意，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，昔人已先得我心，我不過加以運用而已。

辭官創辦大廈大學

伯羣在卸任交通部長以後，任國府委員似乎無意於仕途，而注其全力於高等教育之發展。會陳嘉庚斥資獨辦的廈門大學，因林文慶校長與學生之間的不協調，多數學生相率離校，他們到了上海，茫然不知所措。我的五弟也是離校的廈大學生，因請伯羣大哥支持它。伯羣慨然允諾，斥資在滬西梵定渡外，購置農地，興辦一所大學，命名為大廈大學，以示這所大學的淵源。他自己担任校長，並盡力量勸募捐款，興建教室與學生

宿舍，同學們為了答報他的慷慨相助，特別命名為羣策齋、羣力齋等，以資紀念。伯羣自任校長後，專門致力於校務，不再熱心於政治。這所大學，崛起於滬西農地，初期本無規模可言，滬上學界，多以「野鷄大學」視之。但經伯羣的努力，諸如延攬名教授，充實圖書設備，數年之間，聲譽鵲起，竟能與光華、復旦等大學齊名，且有過之者。學生愈來愈多，畢業在社會的服務成績，也被各方所稱譽。這都是伯羣竭盡力的結晶，得來絕非易事，在台初期畢業的大廈學生，當不乏其人，他們對伯羣策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工作，當有知道比我更詳細的。

抗戰軍興，滬西已成軍事要地，私立光華大學、復旦大學等，都沒有遷校的計劃，伯羣獨響應政府的長期抗戰，誓不與敵人兩立，將大廈大學遷至貴州故鄉。貴州之有大學，實自伯羣遷校始。此舉，使偏僻的貴州子弟，也有就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，對故鄉人材之造就，實有極大的貢獻。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 拾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社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